

◇ 目 錄 ◇

假如諾貝爾美術獎	8
畢加索的故事	11
中國民間工藝	19
印度民間藝術	
——灑在地上的米粉	26
陶器、木雕和面具	29
聖誕的話題	33
自己動手做	44
包裹	52
說鐘	56
用畫筆拍電影	60
愛樹的人亨德華撒	63
請他簽名	66
秋天	68
動態和靜態的雕塑	76
喬治·施高的雕塑	79
割與戳的空間藝術	83
篆刻	90
巴托克的藍鬍子	94
夏加爾寫夏加爾	104
花園、眼睛	115
日曆、畫廊	118

後記	何福仁	288		
畫藝對談		264		
當我六十四歲		257		
可惜，葆拉		251		
廿世紀一雙偉大的手		247		
博爾赫斯書店		242		
聖母和聖子		236		
年畫		175	韓國家具	233
克林姆的畫		170	貓公仔	229
品味		166	漢服	223
Façade		161	紋樣	218
幸福的建築		154	皮影玩偶	213
牆毯		148	皮影	208
宮娥		140	布偶男	203
搗練圖的看法		134	毛邊書	198
畫與疾病		131	連環圖	192
黑光劇場		128	海報	187
百水建築		123	波斯地毯	180

## 幸福的建築

讀阿蘭·德波頓 (Alain de Botton) 的《幸福的建築》(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一書完全是因為書名吸引。Happiness 原本指快樂，但我想他的意思其實是說幸福。我想知道甚麼是幸福的建築。幸福，據我了解，是一種感覺滿足的心理，是比較恆久的快樂。快樂，則是短暫的幸福。

德波頓這本二百多頁的書，附有許多著名建築的圖片，從希臘的帕特農神廟到二十世紀的後現代建築，各式各樣甚麼羅馬、巴洛克、哥特式、現代式都提到了，結果並沒有指出甚麼是幸福的建築。因為，對於幸福的感覺，每人的體會都不相同。

其實，建築本身是無所謂幸福的，這方面全世界的建築物都是沉默的。難道故宮的乾清宮會因為是皇帝的寢宮，很有氣派很有威嚴，就說自己很幸福？看客呢，看到例如高迪的巴特羅之家、米拉之家，會悅目賞心，有趣、好玩，於是感覺快樂。可是，他很難說，呵，這是兩座幸福的建築；高迪建築的，都是幸福的建築。當然，我們可以說，高迪是個幸福的建築家，因為他一生能夠為自己喜歡的、堅信的東西工作。他生活簡樸，衣衫襤褸，一天清晨，被電車撞倒，路人還以為他是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建築是否幸福，真正有資格評論的人還是住在其中的主人吧，例如，香港的禮賓府，幸福與否，應該由以前的港督和後來的特首等住客去評論。可這麼一來，幸福感就牽涉其他複雜的物事了，譬如說，年輕人工作十年，要是仍然不能支付三四百呎房子的首期，如果他們因為這個以及其他的原因，並不認為這是個幸福的城市，你自己住在那麼的一座豪宅，又是否會住得舒服？無論港督和特首似乎從來沒有公開對禮賓府的意見。也許是有的吧，不然，禮賓府為甚麼總有這裏建一個魚池，那裏又造一個花園的工程呢，有時又開放給市民參觀，儘管他們誰也不能恆久地擁有，那裏可不是他們的物業。

德波頓沒有在書中指出甚麼是幸福的建築，只在序言中說：當我們稱讚一把椅子或一幢屋子「美」時，我們其實是在說我們喜歡這把椅子、這幢房子，是它向我們提供的那種生活方式。它具有一種吸引我們的「性情」。是的，房子的確是有性情的，那是宿主個性的延長。所以，德波頓認為，人總是在住所中不斷加以裝潢，以配合時尚和風格、新的科技發明，以及自己的趣味。有時，又是為了建立某種形象。因此，僭建的心態可以理解，只是違法卻不能鼓勵。

塵世間，幸福的建築是不能單靠建築師一己之力完成的，還是得加上宿主的創作。的確，即使是皇帝乾隆，在芸芸豪宅裏，也另外營建了一個三希堂，相比之下，這是多麼小的空間呢，卻成為他最喜歡的角落。其實，任何人在任何角落，都可以營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幸福空間，那裏有你喜愛而不願捨離的事物，滿佈你自己的指紋，這樣的建築，才稱得上幸福，哪怕是狗窩。因為愛護，建築彷彿不再沉默了，它會流露出幸福的神情。

德波頓的書非常奇怪，全書分為六章，每一章起首的標題都用了一幅大大的攝影照片，幅幅不同，內容是一幢建築物的走廊、樓梯轉角、門和把手、房間的門口，樓下大門和另一玻璃門，顯然是來自同一幢建築物，不過打散了。為甚麼取用這樣的六幅圖片？書中圖片眾多，每一幅都有說明，這些卻一字不提。啊，這個德波頓，真是個愛和讀者捉迷藏的人了。

我恰恰認得這六幅沒有說明的圖片，因為那是我參觀過的一所很特別的屋子，在維也納，建築設計師是恩格曼，投資者是哲學家維根斯坦。房子是他送給二姐瑪格列特的禮物，花了三年建成。我們都知道，維根斯坦雖富有，但自奉節儉，生活簡樸，居住在小房子，家具只一床一桌一椅而已。他要建房子，合作的建築師也是認為「裝飾是罪惡」的人物，反對當時各種華麗花巧的建築。這屋子體現了他們的信念：沒有甚麼前廊、後院、遊廊、花園、雕像或噴泉；沒有噴水獸、聖女、使徒的人像；也不用希臘、羅馬各種柱式，一切簡約。材料只是磚石、玻璃和鋼鐵，窗子頂上連眉簷也欠奉。然後化整為零，出現在一本稱為《幸福的建築》的書上。

德波頓也許在暗喻，幸福就寄寓在這六幅攝影裏？幸福與華麗、權勢無關，那



維根斯坦的屋子

是人的生活、思想的地方，屋內一椅一桌，要和諧地、合情合理地結合宿主的個性。  
所謂天人合一，我想大概也是這麼一回事。

## F a ç a d e

當我們塗鴉，就隨意畫一座房子吧，我們多數會畫一座鄉間小茅屋：四方形，「人」字屋頂，有一個煙囪，屋頂下連着四幅牆。面向我們的一幅牆上，有兩個窗和一扇門。很少房子是圓形的，也很少房子是三角形，或者六角形、五角形。事實上，因為四方形的房子比較容易建造。正方形的房子也是很少的，大多數的房子都是長方形。也就是房子有兩幅牆長些，另外兩幅短些，兩兩相對。

長方形的房子因為有四幅或長或短的牆，這就有了分別。從門口進入的一邊往往成了正面，它對面的那幅也許有一道後門，成為背面。至於其他兩幅，則是側面。所有的牆都是直立在地面上的，所以，一座房子就有了四個立面，東南西北各一。

面，就是臉。房子有臉，其實和人一樣。我們的臉其實也是四方形的，可以分為前面、背面和側面，所不同的是，人的側面是很窄很窄的。人有一張臉，上有眼



西西參觀恩格曼為維根斯坦設計的房子

睛和嘴巴，這可不就和房子一般麼，房子有窗子和門，功能也完全相同，主管觀看和進入。

四方形有四個立面，因為位置不同，長短不同，功用不同，裝飾更加不同，就有了不同的名稱。在我們中國，四幅牆就是正面、背面、側面，但在西方，出現一個特別的字，叫做 Façade，來自法文，讀「發紗」，意思是正立面、主立面，或者外立面，指的是房子最主要的立面，彷彿是人的臉孔，人們都以正立面的模樣和裝飾來識別建築。事實上，正立面也是一座建築物裝飾得最漂亮的一幅牆。例如巴黎聖母院、米蘭大教堂這些上帝的房子，正立面上有玫瑰花窗、許多天使雕刻等等，那幅牆既是建築物的主要入口，又是最美麗的立面，所以成為各立面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面，被選為正立面。

有趣的是，西方這些美麗的正立面，往往只是建築物中較窄的一面牆，也就是說，在長方形的四幅牆中，正立面的那幅卻是位於短窄的一邊。想想澳門大三巴好了，大三巴本是一座教堂，被火焚毀後剩下一幅牆，像一座牌坊。我們可以在牌坊內側看到教堂原來留在地上的遺跡，知道大三巴只是教堂的正立面，是四方形中窄的一端，教堂原來很深，兩幅側牆都很長。

西方建築有正立面，正立面大多設在四方形的窄端，是甚麼原因呢？我們如果去旅行，可以見到荷蘭運河上的房子，或者威尼斯面河的房子，一座座都有美麗的正立面，立面並不闊。為甚麼正立面不設在闊牆的一邊呢？原來，運河上的房子，是有寬闊的牆的，因為土地的限制，面河的一邊只能安放窄牆，不得不把闊牆設在另一個方向。但河是人來人往的地方，一座房子，例如教堂，或者商店，必須吸引過客，唯一的方法只有把漂亮的正立面移到窄牆上。正立面，面具而已，要面對廣闊的空間、最多的群眾。

西方建築的正立面總是開在人多密集、商業繁忙的地點，我們也總是在布拉格、布魯塞爾等廣場，見到四周環佈美麗的正立面房子，是的，都位於整座房子的窄牆一邊。如果我們走到那些房子的側面去看，就會為之驚艷，另一邊的牆體原來很長很長。

我們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大屋頂建築是沒有正立面的。以紫禁城的宮殿來說，只有正面、背面和兩個側面，沒有正立面。故宮的宮殿，只有寬闊開朗的正面，不必另設名目。西方建築的正立面，其實是一幅窄牆，這種牆，我國建築書上有個名稱，叫做山牆。山牆並不很重要，只着眼它的防火功能，並不依賴它來吸引過客。在寬闊的牆面上，我們注意的是闊度，重視面闊，愈闊就愈有面子。兩條柱闊的空隙是為一間，十條柱就形成面闊九間，這是帝王的居所。想來大屋頂的房子先天擁有大面積的視野，何需營造正立面呢。

我們靈長目，包括長臂猿、大猩猩、懶猴等等，和紫禁城大屋頂的建築一般，視野遼闊，也沒有正立面，只有正面背面側面；反而花貓、花豹、老虎等四腳動物有點像正立面，連接着的是長長的身體，然後是後足和尾巴。我做猿猴布偶時就有此體會。看看大塊頭的犀牛、河馬、大象，牠們的正立面豈不既獨特又漂亮？我看中環兩座結鄰的銀行建築物，中銀有正立面，而滙豐則沒有。

近讀趙辰《「立面」的誤會》，一本很好的談建築的書，寫下這些。



西西手製的猿猴布偶



古城的年輕朋友說：如今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我們開始講究品味了。也許是這個原因，她親自駕車，帶朋友和我去參觀散花書院。「散花」是幾家店鋪的總稱，家家不同，有的專賣書，叫做「散花書屋」；有的專喝茶，叫做「散花書苑」；有的又是茶室，又是書店，叫做「散花書院」。我們到的地方是後者。獨立的房子，不在商廈內，樓下是書店，樓上是茶室。說是書店恐怕並不準確，店內的書本不多，分別豎直排列，不過十來排而已，而且大多排在水平之下的書架，攤在展示台上的也不多。陳列的反而是陶器、瓷器、木器，牆上掛滿了書畫，倒像畫廊甚麼的。這廂有些碑帖，那邊又擺着科幻名家的全集，很適合喝茶的人下來散步。

店鋪很出眾，一塵不染，寧靜清幽，佈置精簡，陳設物品無一不雅緻。雖不氣，彷彿古典建築的榻扇，何況還垂一顆土耳其藍的珠子。咦，早上逛杜甫草堂時計得有巧思有特色，似乎適合整套整套買才好。可這麼一來，我就有難了。還是選些零散的小品吧。見到好看的書籤，木書籤比較少見，而且是刻有花紋的，排成一行，彷彿古典建築的榻扇，何況還垂一顆土耳其藍的珠子。咦，早上逛杜甫草堂時在園內的涼亭中買的，正是這些。原來散花也散入詩人的園林裏。

書籤旁邊另有一盒木雕，小小的正方形，我覺得是杯墊，真是美麗的製作，我一看就喜歡了，木片上刻的原來是建築上才出現的門窗樞條組成的花格圖案，如今到故宮或園林去遊玩還可看到。以前的亭台樓閣，除了承重牆外，遮風擋雨的外牆，都是木板，最華麗的就是榻扇，下幅是檻板，上幅就是樞條，而樞條可以組成多姿多采的圖案。一盒杯墊共有四片，我仔細看看，花紋都認得，它們是較簡單的古老錢菱花、雙交四椀聯套紋，甚複雜的三交六椀菱花和拐子紋正搭斜交卍字紋。太難得了。這麼漂亮的杯墊，怎麼捨得用來墊熱茶杯。



西西收藏的木製書籤和杯墊



西西喜歡的團扇

才轉個彎，我又見到有趣的事物了，這次是扇子。在扇子中，我喜歡團扇，圓圓的一把，古代的女子，都用團扇半遮臉，或者用來撲蝴蝶、逐流螢。詩裏寫團扇的多，至於摺扇，雖有檀香扇，那麼重，很煞風景；而羽毛扇，似乎只適合舞蹈用。看看唐代的宮廷女子，拿着一把大扇子，依然是很輕盈的。散花做的團扇，用的材料很好，扇骨是竹，扇面是布。看得出手柄選了有竹節的段落，連接分散的竹籤，難度相當高。扇面雖是花布，卻不是一般的印刷品，而是經過設計，用紮染的布再加工繪成，所以可以每一把的圖像不一樣，或像竹或像綻開的花，不落俗套。設色也大膽，黃配綠，紅配黑，鮮艷奪目，才三十多元一把。紮染的藍布扇更美不勝收。

還有一把扇，卻是絹面，繡了一顆蓮蓬，用的可是我國著名的雙面繡。以前見過的双面繡，只是擺設，如今卻是把日用品與手工藝融合一體，不能不說是設計的新生。我們現在都講究品味了。可喜可賀，有了品味，大家又能立品，那味道才出來。